

明

史

明史卷二百八十口

列傳一百三十五

顧清徐穆

湯沐

顧珀

楊果

王縱

張羽張羽

馬卿

陸深

倫文叙

寇天叙

王德明

陸卿

朱震

馬汝驥

張珩

鄒守愚

曾鈞

石永

萬虞愷

子廷言

周如斗

顧清字士廉松江華亭人弘治五年舉鄉試第二明

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與同生毛澄羅欽順

汪俊相砥以名節預修會典進侍讀正德初劉瑾竊

柄清邑子張文冕為之謀主附者立致尊顯或勸清
與通清叱之瑾矯詔摘會典小誤以泄諸翰林清
編修又盡調諸翰林為部屬清得南京兵部員外郎
會父憂不赴瑾誅還翰林擢侍讀學士掌院事尋遷
少詹事充經筵日講官進禮部右侍郎時澄已為尚
書相與請建儲宮罷巡幸疏凡十數上世宗嗣位清
為御史李獻所劾罷歸清學端行謹恬於進取既家
居兩京臺諫及撫按官相繼奏薦悉報寢嘉靖六年
詔舉老成堪居內閣者廷推及清乃以為南京禮部
右侍郎明年偕諸司陳時政謂錦衣衛官職在侍衛

祖宗朝非機密不遣正德間營差四出海內騷然陛下所親見也近揚州鄉大夫高濬以奏爭私財遣千戶勘問而所遣者乃錄其貲產囚其女婦得毒備至夫事屬私家賊無實跡而即上煩詔旨非所以教民睦也請自今悉付所司停斡校無遣從之屢疏引疾詔進尚書致仕時方進表入都道卒諡文僖清同年生吉水徐穆字舜和舉進士第二為編修進侍讀正德初頃朔朝鮮其驛使告故事王不郊迎穆反覆折辨卒如禮數遣陪臣質疑義穆酬謝無滯及還將道無所受與清同改南京禮部員外郎同復職穆才性

致機傳涉群書於國朝故實兵民利病疆域險易靡
不通詣每廣座言論風發衆咸嘉嘆穆亦以此自負
遷侍讀學士卒

陽沐字新之江陰人弘治九年進士除崇德知縣有
惠政民為立祠十六年徵授御史正德初中官苗達
保國公朱暉等無功奏捷濫乞遷賞沐請正其罪帝
不納出為湖廣僉事初沐嘗督鹽河東學士張芮家
在焉有牙儈全實者與義官王重爭利互訐以重與
芮有連疑芮屬沐陰庇之訐芮沐於朝下巡按御史
按驗無實而劉瑾以沐素不相己竟從敕官誦武義

知縣璿誅後為廣東僉事遷福建副使沐居官清白
砥節奉公九年大計群吏尚書楊一清銳意吏治案
舉天下治行卓異者得十六人沐與馬儀遷江西按
察使歷浙江廣東左右布政使世宗立以右副都御
史巡撫貴州上疏言今土舍私相傳授支系不明爭
奪由起宜如軍職貼黃創歲終令上其世系於布政
司三歲入覲則納籍於部有爭襲奏擾者按籍立辨
可以消爭奪之釁土官應襲子孫年三十以上者宜
令入學習禮其族屬子弟願入學者聽皆報可嘉靖
嘉靖初撫四川入為大理卿給事中陳沆犯罪當死

帝特寬之令為民沐抗疏爭曰法者天下之公非一人所得私也洗罪至重而陛下故輕之是法不信於天下也不聽坐獄李福達獄不稱旨下吏落職歸家居六年卒

顧珀字載祥晉江人弘治十二年進士除虹縣知縣再補旌德訟至立剖旁縣有滯獄咸來質成尤以廣積貯為事歲饑民賴以濟權知和州值大饑傾倉庾賑之不俟奏報檄督逋賦急民不能應召富商激以義使貸輸官及扶償之州有蘆洲久為勢家侵佃珀責輸課毋欺遺者蘆兵部郎中先是軍士以功授職

猶攝丁補佐珣請行印綬監戡實即釋戶可為編氓
轉湖廣者糧泰議諸衛屯田多額江隄岸不修屯額
大損乃稽積歲所負軍士月糧石折銀三錢而募隄
一丈者倍給之軍皆踴躍不踰時隄成請告歸嘉靖
初用薦起四川副使威茂二州地連松潘番人時出
沒為患珣修城堡募材勇核賞番餘銀得萬兩雇民
鑿石築開衝路以通往來初番人入貢多挾力乘間
剽掠珣禁毋挾諸番帖然歷江西左布政使時朝命
修龍虎山宮觀珣不欲歛財於民間庫得巨帛三封
藏帑殿啓視則銀也而籍故不載遂舉以充費入為

南京教僕卿見近郊屯田荒而不耕曰此懼逋租為累耳乃令墾闢後止徵見租屯額遂足就遷太常八年代楊果為南京戶部右侍郎署部務上便宜十二事多報可十三年南京太廟災自陳致仕去家居十餘年以德善化其鄉卒贈右都御史

楊果字實夫揚州興化人弘治十五年進士父沒號泣三年不輟服闋授戶部主事正德初劉瑾竊政果屢疏移疾去久之起南京戶部就遷刑部郎中每獻獄原情比律不為勢撓退則讀書屏交遊稽古人行事以自考聲稱藉甚揚一清為吏部召改稽勲郎中

調文選獎恬抑躁請託不行侍郎楊廉曰楊君門可
設雀羅十年擢南京右通政以故官召入謚黃寧王
宸濠反建言九事尋歸養母嘉靖改元起南京太僕
卿轉太常又以母老告歸七年用薦起南京工部右
侍郎再疏請歸養不許改南京戶部署部事中貴家
人有冒攬內府紙價者立治其罪召為戶部右侍郎
屢疏乞終養去未幾卒果天性孝友以養母家食居
半歷官兩京未嘗挈妻子嘗謂人曰吾自視殊多曠
廢惟不識瑾寧彬三凶差可免媿耳

孫繼字遠伯聞州人弘治末年進士授戶部主事進

員外郎署郎中事時劉瑾竊政群閹勢橫多所請託
鉅悉格不行爲衛輝知府有聲績遷湖廣副使中官
谷大用以迎立興世子至安陸驕恣甚強鉅跪鉅不
屈大肆侮虐鉅毀冠服奔訴世子即棄官歸世子即
佐鉅詣闕劾大用姦疏凡五上大用竟被斥尋起河
南副使青州盜王堂橫行中原鉅助巡撫討平之轉
山西右叅政復平巨盜黃大寶撫按交薦僅改山西
行太僕卿乞假歸久之用薦起四川右布政使土蕃
芒部相讐殺累年諭以恩信各解散嘉靖十三年以
江西北布政使就遷巡撫右副都御史明年召爲太

理卿挺貞直亮鯁雖官九卿布衣蔬食如寒士然亦
不為衆情所堪御史曹紳劾其不職吏部尚書汪鏊
擬留之帝召問大學士李時時對挺為人靖介第過
執耳帝曰過執則於事不通挺昔官湖廣朕自藩邸
知之亦何瘡趙永之流也留之無益乃下遷山東叅
政卒官

張羽字伯翔南鄭人弘治十八年進士授行人正德
二年擢御史出按山東內閣屬其門生察之乃貪猾
吏按法奏黜之十年寇大入陝西縱掠羽偕同官劾
總督鄧璋邊憲陳璘總兵官潘浩王勛鎮守中官張

昭玉競失律有詔核治羽為人伉直不善趨時出為
廣平知府至則勤於政事懲豪猾恤鰥寡興學校達
下情治甚有聲有寡婦與僧通懲其子之諫也赴井
死主者坐子大辟羽曰婦無行而子止之何罪願可
殺子絕其父嗣乎乃得釋會河間缺知府吏部侍郎
廖紀欲得羽守其鄉郡乃謂河間士民泣送攀輿不
得行河間有無賴子數十人橫於鄉羽召甲長詰之
曰若為一方長顧不緝奸究使患苦吾父老罪當治
今姑貸若罪其密察以告於是豪猾斂跡武宗南
巡諸府縣多緣供張為奸惟河間取辦官帑民無所

援嘉靖元年還山西叅政分守大同巡撫張文錦不恤下未熟輒急催科軍民惶駭羽諫不聽出即榜弛其限人情始安還江西按察使進貴州左布政使吏以故事進美金却不納為籍記於官八年入為南京太僕卿俄改大理還南京工部右侍郎尋國學號舍數百間以處諸生而痛懲奸宄至數十輩主事王度常捕治大猾滕氏從京察吏部中滕飛語擬黜度羽爭之曰滕氏橫留都無弗知者獨度能治之顧反見黜耶由是度得免居六年再乞休不允入都考績還道棄羽性孝七歲時母病頭蟲作苦羽默取吞之

蟲不復生父在家方病篤羽日夜泣而奔比及境尋不能辨路忽有笛聲導之前既至乃止父病亦尋愈人以為孝感同時又有泰興張羽進士正德初由寧海知縣入為御史巡按雲南所部故有銀塲中官採取久為民害羽奏罷之而中官張倫復力爭戶部尚書孫交持之竟如羽議出為保定知府歷河南左布政使亦有稱於時

馬卿字敬臣林縣人年十七舉於鄉登弘治末年進士對策言政事之柄權於司禮刑法之權殺於嚴衛時人異之政厯吉士授戶科給事中出為大名知府

時群盜充斥歲復凶災卿防賑有方民咸安之食都御史竊果既敗厚賂張永求復官勅賊永譴言官論薦卿聞奮袂置之己中旨復果官巡撫畿輔而卿顧為其屬吏果挾憾欲用卿毛舉無所得令供軍需工千兩卿謂得檄乃敢發果不得已予之其強毅不撓如此遷浙江副使改督山西學校歷浙江左布政使嘉靖三年中官吳勳督織造多縱恣卿與巡按御史歐珠共裁抑之檄杭州知府查仲道以平價易物料勳無所牟利乃劾卿仲道抗命遂逮二人下詔獄珠數言官李錫鄭本公朱實昌等交章論救乃謫卿鶴

慶知府仲道鹽運同知而珠亦貶官卿至任謁鎮守
中官不為禮抗言曰吾不過再繫而已中官改容謝
之漾江西至登和地亢乏水或言麗江可疏而灌也
卿乃移牒麗江作漾江堰高文許廣如之沿江置渠
旬日而就遂為永利均徭平賦推誠布化民甚德之
土官鳳朝文叛麗江土官木公妻朝文女兄也其兵
悍衆慮助逆卿移牒諭曰汝兵誠悍然賴累朝恩致
然汝叛朝廷兵豈不能叛汝麗江人欲得汝位者何
限顧畏朝廷威鎮之且朝文不有其君與其妃何有
於汝木公感激發兵二千援會城朝文遂失勢還雲

南叅政進按察使卿性穰五有才畧善處艱劇巡按御史劉臬重之諸召卿貳六部贊國大猷大同巡撫蔡天祐亦薦卿自代皆不報尋遷福建左布政使歷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善巡撫江北四府以官卒

陸滌字淵上海人弘治末舉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劉瑾改滌南京刑部主事鍾誅復故官遷國子司業父憂歸久之不起嘉靖七年始召為國子祭酒充經筵講官明年春講罷而奏講章為閣臣所改退而覺而奏非故事具疏引罪帝慰諭之大學士桂萼因進滌原藁言講章乃臣所更定帝方嚮夢曰講章由閣

臣聞進宜也苟任講官私意將有襍說亂之其遵守如故深不服復上言講章必經閣臣裁定則其意盡出於閣臣不過借講官口宣之耳啟心沃心其謂之何乞容講官各陳所見因以觀臣等淺深且於釋詁之外凡天下政事舉得條列可以發聰明絕壅蔽章入帝責其欺妄誦延平府同知擢山西提學副使時帝頒御製敬一箴及心箴於天下學校命提學官建亭勒碑前任副使劉儲秀未及舉而深至會陽曲知縣崔廷槐素酷虐一無辜杖死其子諸生也懇之御史趙鏗鏗反除諸生名深不平遂勅廷槐并及鏗鏗

亦勅深遺詔不勒御製碑詔解二人任銓坐謫官深御史逮問復職已改浙江仍視學政三遷四川左布政使轉光祿卿大學士憂言深門生也薦改太常卿兼侍讀學士十八年簡宮僚進詹事九廟災自陳致仕居數年卒贈禮部右侍郎諡文裕深博學工書法好著述有聲館閣間及教歷外服所至舉職同時官翰林著聲者有南海倫文叙歙縣唐皋文叙字伯疇長身玉立頸顙二尺許弘治十二年會試殿試皆第一授修撰進諭德性孝友好學德器粹然與物無競館閣共推之正德中卒長子以諒卿試第一正德十

六年進士由庶吉士改御史累官南京通政叅議次以訓正德十二年會試第一殿試第二官南京國子祭酒次以詵進士南京兵部郎中父子四元海內傳為盛事焉臯正德九年進士第一授修撰好言時事嘉靖二年刑部尚書林俊求去臯上言自古君臣同心則治不同心則亂今尚書俊勉留未幾繼以詰責遠引高蹈之思已翻然起矣上下乖離何以為治帝報聞三年帝將考興獻帝臯疏諫請於本生備其尊稱以伸追遠之道繫其始封以遠正統之嫌帝怒傳俸三月臯為文下筆立就或請改竄輒迅筆更撰不

襲前篇十字人以此服其才終侍讀學士

魁天叙字子博榆次人初由鄉舉入太學與崔銑呂
柟輩同志講習學日有聞登正德三年進士除南京
大理評事進寺副獄獄多所平反布袍襦食誦律讀
書不安與人遊接還寧波知府祛弊節用佑弱鋤強
歲饑白上官秋糧得改折民歌頌之十四年秋擢應
天府丞時武宗駐蹕南京從官衛士無慮十萬人日
費金萬計近侍求索自倍尹齊宗道不能應數為校
卒所辱等於傳吏竟憂懼卒天叙攝其事日青衣皂
帽坐堂上江彬使者至好語之曰茲地民窮官帑乏

無可結權貴歡。委如此冠服。專待譴責耳。彬使索至。皆然。以告彬。彬亦遂止。他權倖有求直沮之曰。俟而奏當。予即予。皆莫可如何。中官拘妓女數百人別室。多餓死。天叙言之。嬖倖得釋。禁軍橫於市。攫民間物。不畀直。天叙先募寧波人善搏者。布市肆。其人悉短小。精悍。遇禁軍攫物。輒前與搏。而兵部尚書喬宇每出必選士拳勇者自隨。令與禁軍搏。戲禁軍多魁梧。然率受傷。自是慚且畏。遂不敢橫。駕駐九月。南京人不至大困者。天叙與宇持護之力也。嘉靖三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甘肅。回賊犯山丹。督將士遏其鋒。生

擒賊酋脫脫木兒西域貢獅子犀牛西狗廷臣請却
之不聽天叙奏言御馬監虎豹已罷採今後納此則
與前旨相戾願無寶遠物以格遠人帝不能用五年
進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明年寇入固原擊敗之斬
首百餘人明年討平大盜王居等累賜銀幣歲大祲
奏請蠲租發鹽課賑貸撫陝數帑政無不舉歷兵部
右侍郎卒家貧喪事不具天叙生平謹恪行在太學
時聞父病晝夜擣疾馳歷六晝夜行千餘里抵家侍湯
藥父疾竟瘳人稱其孝

李德明涇苑人正德三年進士除封丘知縣為人尤

厲自矜雅持風節錦衣指揮廖鵬倚其兄鎮守中官
堂凌侮長吏獨德明不為屈調知嘉善忤御史為所
挫德明亦不顧遷戶部主事歷兵部郎中出為懷慶
知府歲饑戒徵已責貸粟賑散民以不困居數年政
化大洽嘉禾瑞麥異瓜生馬鄭王厚烷以聞天子嘉
之獎以金幣翌年為嘉靖十年遂召拜太常少卿提
督四夷館又二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巨寇常
賊心亂石州以計禽滅之太同軍變提兵境上為聲
援文武將吏不職者皆劾罷之哥府中尉三人私通
與諸惡少圖為所繫夜過巡撫門入訴德明怒皆答

之下之獄明日按察使傅錦始知為宗室言於德明而釋之遂相訐奏於朝詔德明解任待勘已遠至京落職間住居數年卒德明為政嚴行法無所貸往往忤物然其治小民一意惠愛卒稱良吏德明之後知府以善政超擢者又有嘉善陸邦字秀卿嘉靖五年進士授南京刑部主事累遷常德知府以才調武昌再移岳州先是有巨木飄入境前守不知為殿材也餉侍郎方鉞為私用督木使者誤論邦或勸自白邦曰二公皆賢者辨則彼將獲罪吾自啄之可也然邦亦率無事巡按御史伊敏生行部嬖邦供具薄突入

其室視之敬麓中惟殘書百餘帙布衣數事而已所
侍老蒼頭二人櫪縷珠甚察其政則寃逋賦省訟獄
巡行屬縣歲必再用田無不開敏生嘆異立薦於朝
世宗方加意吏治詔擢邶京卿敏生亦以薦賢增秩
一等明年召補太僕少卿歷官至巡撫河南右僉都
御史遘疾致仕邶為人篤行誼重氣概先後為知府
十年而岳州之績最著

朱震字公垂沙河人年十四為諸生讀書費舍躬自
執爨衣食不繼處之自如提學御史顧潛知其賢保
受學於安陽崔銑學日益進登正德九年進士簡授

御史巡鹽河東幸臣錢寧遣人市鹽牟利囊禁弗予
有責緣奏乞鹽引者事下戶部尚書石玠曰汝無庸
朱御史不與聽也遂止巡按山東前御史王相忤鎮
守中官黎鑑被誣下詔獄裳抗疏直相劾鑑八罪十
三年春車駕還自宣府裳馳疏請懲已往之愆下罪
己之詔請學親賢圖新庶政似收結人心毋使高太
甲專美於前不報時山東大水濟城武軍二城以裳
言命相地改築武宗幸南都久而不返裳疏請迎鑾
極陳小人榮戚之害出為華昌知府嘉靖二年舉治
行車異遷浙江副使日啜菜羹妻捧臼迎父就養

同列知其貧共製衣一襲為壽父亦堅拒不納三遷
至浙江左布政使章奸釐弊吏民振肅十二年以右
副都御史總理河道乃相地宜審水勢數條上方畧
治有成績外艱歸久之不起世宗南巡蒙謁行在命
以故官總理河道迎章聖梓宮冒暑卒囊有學行居
官勵風節攻苦食淡三十年如一日隆慶中追贈戶
部右侍郎諡端簡

馬汝驥字仲孝綏德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改庶吉士
武宗將南巡偕同官舒芬等抗章劾諫罰跪受杖已
教習滿期當授編修特詢澤州知州州有王府素侵

暴小民汝驤至立懲教人出教禁戒遂頗歛戢王時
貽書有所屬汝驤輒投擯中不視或常釋釋之王使
來謝則取故書還之王自是不復敢請屬陵川知縣
貪汝驤欲黜之巡按御史與有連為曲解汝驤不可
竟褫其官威聲甚震世宗嗣統召復編修尋錄直諫
功增秩一等預修武宗實錄進修撰連遭家艱以毀
聞起歷兩京國子司業擢南京右通政就改國子祭
酒時撥歷多踰次汝驤痛懲其弊勢要閥說無所徇
乃勤考課獎實行抑浮名一時諸生多循循修飾矣
廿九年召拜禮部右侍郎尚書嚴嵩見汝驤博洽工

詩文愛重之及入閤嘗稱之於帝帝由是知汝驥特
加侍講學士寵之汝驥行已峭厲然性故和易人望
歸焉卒贈尚書諡文簡

張珩字珮玉石州人少敦儒行有鄉曲譽登正德末
年進士嘉靖改元選授御史初帝即位盡黜諸法王
佛子國師真人及是惑近習言建壇場內庭大興齋
醮珩偕同官切諫報聞出督兩淮鹽課祛除夙弊鹽
利大興積羨銀至百餘萬兩被獎奏改按畿輔上言
今西北困於邊儲東南竭於漕運譬衆人負四肢已
病所藉者腹心耳京畿腹心也臣頃按順天永平保

定河間四府戶口死徙過半而徵徭舊額猶存重以
歲比不登窮民去而為盜是病且及腹心矣請改折
今年兩稅而盡除諸積逋庶民困稍蘇也帝納之積
逋皆免繼按陝西災廢斥貪風裁峻整十一年因大
學士方獻夫薦詔珩為文選郎中王道改官翰林珩
固辭不就遷南京太僕少卿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延
綏十八年兩以破賊功賜銀幣尋進右副都御史提
督操江未上召為左副都御史二十年俺荅求貢議
設宣大總督廷推兵部尚書樊繼祖侍郎任洛及珩
珩任詔用繼祖而是時諸臣皆不樂行給事中黃繼

案等言其狀帝怒命洛聞住而珩竟為民越二年始
用薦以故官撫寧夏其冬進兵都右侍郎代楊守禮
督三邊軍務系條上邊防事宜皆報可二十三年賊
犯永昌連戰皆捷進右都御史明年九月寇二萬騎
犯定邊官軍邀擊遂引去然連營不解珩等料米合
必西犯蘭靖徽總兵官王翬等預防之十二月寇果
踏冰而西官軍已先布南岸相持竟日寇竟不能登
岸而遁珩等為將士乞旌賞帝以防邊常事竟不許
而海前整克者北寇小十王部落也因變逃據西海
至是遣其屬赴甘肅納款求居內地行等言此首積

卒萬人若不得請必為套賊所併是藉寇以兵也宜
令親赴軍門然後從其請使仍居舊地俟套賊入寇
即於境外拒戰有功論賞既羈縻此酋又藉悍外賊
計無便此詔報從之又明年召為戶部尚書總督倉
場未上坐去年七月寇入掠不以實聞反奏捷逮下
詔獄復斥為民居七年再以薦起副都御史巡撫延
綏明年秋寇復深入剽掠三十餘日諸將不能禦皆
論罪而珩以督師斬獲功資白金未幾召為兵部右
侍郎內艱歸久之卒珩博洽多聞行履修潔居官強
毅有為故屢遭譴終獲召用贈工部尚書諡襄敏

班進士工部侍郎

鄒守愚字居哲莆田人嘉靖五年進士授戶部主事
監視草場及馬牛房諸倉時馬多羸死中官冒文弱
粟守愚劾寘之理歷郎中出為廣州知府辨誣獄釋
滯囚至數百人新會人激於徵道聚海舶為變監司
招之不應曰必鄒府君來守愚單騎往諭遂就撫廣
故多珍異守愚一無所取時議征安南詔兩廣各增
設副使一人辦其事廣西則屬之副使翁萬達而廣
東以任守愚守愚乃條上便宜五事而親提兵入廣州先
聲大震會父憂去服除補江西副使轉湖廣右叅政

常德饑便宜發長沙備兵米賑之全活甚衆初守愚
官江西忤大學士夏言及是請託復不應言怒二十
六年計吏屬吏部罷之侍郎徐階持不可乃得調用
久之以薦起山東右叅政累遷河南左布政使巨盜
師尚詔隨歸德及鹿邑柘城人心惴恐守愚與僚屬
繕軍器募壯勇儲糗糧為悍禦計巡撫楊宜知其才
軍事咸屬之時無賴子附賊者衆守愚以與群携黨
莫急於招降乃下令首罪軍門者釋勿問於是降者
相望賊勢頽衰再戰遂破滅之三十二年以右副都
御史代宜巡撫歲旱汴河溢盜起梁宋間守愚善按

馭旋就寧證明年入歷戶部左右侍郎又明年山西
陝西河南地大震民壓死無算勅守愚往祭其山川
發帑金賑濟守愚馳驅七十日所過賑貧民掩露帶
遂以勞卒贈右都御史予一子官誥褒惠

曾鈞字廷和進賢人嘉靖十一年進士授行人擢南
京禮科給事中上言用人之術莫先謹士習欲謹士
習則別廉污辨靜躁其急務矣今之監司郡守多以
搭剋為能苞苴為事由鈞聲譽而在上者不能秉公
進退或守樸而沈下僚或挾資而得顯擢此廉污之
介弗嚴也太臣為國用人循資以處常品超擢以待

異才宜有定識今一官缺人求者選至如其宜用何
循其求如不宜用又何聽其求夫求之而不得人自
不求之矣求之而必得人莫不求之矣此靜躁之分
不明也至於大臣之自處尤有可議者古大臣慮周
四方今則局促守常矣古大臣恭儉率物今則侈靡
相尚矣古大臣同寅協恭今則交惡相傾矣故夫忠
佞之辨又在陛下加之意而已疏入帝深嘉其言下
詔戒諭如鈞指鈞又以四方銀場得不償費徒為盜
窟養乞罷之報可鈞剛廉疾俗首劾罷叅贊尚書劉
龍已劾朔國公郭勛禮部尚書嚴嵩未幾劾工部侍

師蔣淦延綏巡撫趙錦最後劾罷操江都御史柴經
由是直聲震一時出為雲南副使先是兩司諸黔國
公率廷謁至鈞始正其禮所侵麓江民地釐而還之
遷四川泰政黔寇亂同列應往撫者憚行鈞慨然代
之事遂定累遷河南左布政使三十一年以右副都
御史總理河道是時徐邳等十七州縣連被水患帝
憂之趣上方畧鈞乃按行水道謂劉伶臺至亦安廟
八十里乃黃河下流頃為淤沙壅塞用致崩潰疏濬
宜先次則草灣老黃河口衝決遂浚安東亦當急築
若三里溝新開河迎納油水之流可以避黃河衝墊

宜建肺以時啟閉宜增築高家堰長堤繕新莊等傳
肺道制橫流水患自無不息議上得請閱數月工成
帝嘉之進鈞工部右侍郎尋職如故鈞治河四年入
為南京刑部右侍郎久之乞歸家居十餘年卒贈刑
部尚書諡恭肅

石永字壽卿威縣人嘉靖十一年進士授中書舍人
擢御史巡山海關歷按淮揚四川省振風紀出為南
陽知府故事決囚必俟朝命永按四川時惡因余友
宸罪重輒行所司牒至決之及時當決囚副使朱憲
章止友宸名御史從御史冉崇禮不復疑竟行誅既

而覺其誤乃引罪詔求崇禮憲章志遠問請永濱州
判官三遷陝西副使甘州舊有水田以池震川塞田
遂蕪廢求濬泉五十餘所溉田八百餘頃民皆優業
歷江兩山西左右布政使三十五年春以右僉都御
史巡撫迤綏其冬寇五千餘騎入犯環慶求督將士
合陝西諸軍禦之寇敗去尋進南京大理卿既改兵
部右侍郎三十八年以兵部左侍郎總督四川湖廣
貴州軍務時苗寇猖獗求勅治失機諸將厲兵奮武
明年遂撤總兵官石邦憲直搗潯浦麻瘠山大敗之
禽苗酋比亞當等得斬不可勝計召為戶部左侍郎

未行卒贈右都御史永歷官以風裁著稱時方南通
士多畏所守永持清節嶙然不變既卒妻子不免寒
餒

萬虞愷字懋卿南昌人嘉靖二十年進士除無錫知
縣均調徭賦大户毋敢隱占有主簿實廉坐蜚語當
罷虞愷力爭於御史欲解印與俱去御史初怒已察
其誠簿得免徵授南京兵科給事中守備中官丘得
奏益軍九十人供役虞愷抗疏劾其欺罔事竟寢故
事操江文武大臣與守備叅贊官列坐後乃坐於側
恭江都御史取之每過會叅輒託故避去虞愷為奏

僕舊制奉詔戡武職冗員力拒請屬熙威晚冒襲及
他越資遷授者百二十餘人尋劾南京戶部尚書閔
楷督儲副都御史劉渠貪鄙不職且言渠先撫雲南厚
索黔國公沐朝輔寶玩致朝輔藐視憲臣狎弄威福
妄請節制二司宜勒罷楷渠嚴戒諭朝輔以杜其漸
帝悉從之出為山東叅議移福建副使虞愷謂政先
大體今上官專用巧文新政吏自擾獄市民且重足
立以故御史行部輒請自往代為獄鞠嘗一目而出
福州繫囚五十餘人民歌頌之再遷湖廣按察使楚
遠二藩府侵民產奪歸之民歷山東山西左右布政

使歲饑便宜發粟賑貸四十年以右副都御史提督
操江改督南京倉儲除京商和買之困奏行利民六
事公私便屬歷兩京刑部右侍郎虞愷與嚴嵩全江
西人然未嘗附麗所歷官率隨牒平進至是世蕃再
下獄當事欲坐以謀叛虞愷曰世蕃非叛其奸貪亂
政自足一死不必更擬他律也當事者嘆之會南京
給事中御史以考察劾其虞愷遂罷歸虞愷敦朴有
行義諸生時即以講學為歐陽德所器然不務為名
高十時推為長者卒年八十四子廷言進士除刑部
軍事委遷光祿丞隆慶初為工部尚書雷禮所訐吏

郭尚書楊博亦排之取汀州推官量移廣平同知免
歸廷言初受學於羅洪先及家居益肆力於學子建
崑進士由荊州推官為禮部主事嘗上疏力請神宗
建儲憂危議竑起語連建崑誦武岡吏目授勅歸先
宗即位起南京尚寶卿卒

周如斗字允文餘姚人嘉靖二十二年進士除貴溪
知縣徵拜御史如斗更事精敏清軍湖廣下不能數
巡按燕州諸府值倭患方棘徵集客兵及狼土兵以
十萬計部內騷然而歲又不登民益告病如斗悉心
經畫外應軍旅內精衛士民奏免田租數十萬石惟

聲雷動已奉命監軍將吏畏服期滿當代帝從士民
請更留一年蓋去民所不便專務休養常按部松江
倭驟至守者奉督府令闔城門避難者不得入號哭
於外如斗巫令納之已而民饑且疫施糜給藥全活
為多時陶宅柘林川沙窪沈莊諸賊以次破平如斗
亦擢秩一等四十一年由大理右寺丞進右僉都御
史巡撫應天蕪松十府時倭患已寧而加餉銀四十
三萬歲徵如故如斗請減三之一戶部因盡除之乃
令州縣練土兵貴室差徭限田優免築丹陽涇石埭
諸縣城損織造冗費政頗高嚴人多不悅給事中楊

因劾如斗科取贖錢縱弟受賄章下吏部言如斗
皆按蘇松名稱藉甚今乃為人訾議非其志節殊也
蓋昔當蠲賦之時今有督儲之責安靜則頌聲易興
嚴急則怨讟交作所處之勢使然也且所劾皆風聞
不當罷乃命留任居四年進右副都御史移撫江西
如斗以民用更徭叛行一條鞭法躬自較勘積勞得
疾決歲而卒吏民為立懷仁祠祀之其所叛法後徭
徭之天下公私稱便

論曰世之詭貪時趨自負通敏者往往徇勢賄險用
情名節卒其所獲亦大可見而端謹修潔之士循循

自好動中繩尺亦未嘗不展厥風猷蔚為物望擇術
用世者宜知所審矣

明史卷二百八十五

列傳一百三十六

陳九疇

陳鳳梧

陳洪謨

張璉

魏郡劉

昂璋

胡東臯

宋

冕

王應鵬

汪

玉

劉天和

楊守禮

陳克宅

歐陽鐸

王儀

王學菱

趙時春

石簡

婁至德

陳九疇字禹學曹州人倜儻多權畧自為諸生即習武事精騎射弘治十五年舉進士除刑部主事有重囚越獄人莫敢櫻九疇挺搦逐得之旬是以武健知名正德初錄囚南畿忤劉瑾謫山陽知縣瑾敗復故

官歷卽中出爲肅州兵備副使總督彭澤之賂士專
番也遣哈密都督寫亦虎仙往九疇喬曰彭公受天
子命制邊疆不能身當利害何但模稜爲乃練卒伍
繕營壘常若臨大敵已寫亦虎仙果通賊啓塞番首速
壇滿速兒犯嘉峪關游擊苗寧敗死尋復遣斬巴思
等十餘人以馳馬至肅州詭言乞和而陰遺書虎仙
及其姻黨阿剌思罕兒失烟拜答等俾內應九疇廢
知賊計執阿剌思罕兒及斬巴思付獄令通事毛鑑
等守之鑑等欲令與其黨通將縱使逸去而是時初
聞寧敗人心怔營軍又皆出戰衆番伺隙欲爲變九

時備嚴不得發乃僂鑑等并繫通謀者二百人賊失
內應知城不所破遂拔帳遁當是時徵九疇肅州幾
殆兵部尚書王瓊欲害彭澤則并坐九疇失事罪還
繫法司獄法司具言九疇有過冠功宜寬貸瓊必欲
罪之以失拜烟荅被繫死為九疇罪竟除其名世宗
踐祚起故官俄進陝西按察使居數月遷右僉都御
史巡撫甘肅至鎮以額軍七萬餘人存者不及半且
多老弱請大發帑金召募詔可兩番魯達貢西牛獅
子九疇疏請却之嘉靖三年遂壘滿達兒復以二萬
餘騎攻圍肅州九疇自甘州晝夜疾馳問道入城登

埤射賊賊多死賊不意九疇猝至驚為神已出兵奮
擊走之其分掠甘州者亦為總兵官姜瓖所敗論功
進副都御史資金幣尋上言番賊所以敢入犯者以
我納其朝貢縱其高販使得稔知虛實也如罵亦虎
仙逆謀已露乃輸貨權門轉蒙寵幸以犯邊之寇為
來享之賓而邊臣又怵於利害畏之已甚拱手聽命
遂致內屬番人勾連接引以至於今為今之謀即不
能如漢武興大宛之師亦當效光武絕西域之計臣
謂先後入貢者二百人宜安置兩粵其謀逆有
迹者加之刑俘則賊內無所恃必不復有後患徧計

不出此更包舍隱忍忍西河十五衛所永無息肩之期也事下總督楊一清頗採其議四年春致仕初土魯番之敗遁也都指揮王輔言速壇端速兒及牙木蘭俱死於砲九疇以聞其後二人上表求通貢帝怪且疑而番人先在京師者為蜚語言肅州侵圍由九疇激之帝亦益信會百戶王邦奇許楊廷和彭澤詞連九疇吏部尚書桂萼等欲緣九疇以害澤因請許通貢而追治九疇激變狀大學士楊一清知九疇無罪言事已前決帝不聽遽下詔獄刑部尚書胡世寧為言於朝曰世寧司刑而殺忠臣毋寧殺世寧乃獨

上疏為九疇訟寃曰昔人變詐妄騰謗讟欲害我謀臣夫其高謀內寇為日已久一旦擁兵深入諸番圖為內應假非九疇先幾奮修且近遣屬夷却其營帳遠交无刺擾其窟巢使彼內顧而返則肅州孤城豈復能保臣以為文臣之有勇知兵志身殉國者無如九疇宜審人之深忌而欲殺也惟聽部下妄報以滿速兒等為己死則其罪有不免耳已而法司具獄亦如世寧言竟以某等為內主誦成極邊天下寃之居戍所十年赦還九疇不修細行晚節益放情聲酒每不給輒從一騎出百里外必有所挾而歸人亦不敢

問之

陳鳳梧字文鳴泰和人弘治九年進士選庶吉士授
刑部主事清寧宮災應詔陳言請帝法祖敬天謹幽
獨絕遊玩去奸佞親儒臣達民情視朝御諸母數刻
還罷戒餘大臣憂國恤民交相儆惕且言青寧侯張
鶴齡兄弟年富力强宜擇端方博學之士與之遊處
導之以正而安全之中官何昂愛君憂國以忤李廣
殛死即中丁哲明刑執法以答樂工去官辦事吏徐
珪抗章直言以救丁哲章後人心皆為憤惋乞並加
歌論以激忠義帝頗納之於是擢珪桐鄉縣丞十五

年進員外郎出為湖廣提學僉事公嚴自持諸生有
熟者巡撫都御史檄復廩膳而巡按御史送儒士入
學者十數人鳳梧皆拒之中官常敬守武當屬甚監
司趨其旁門且側坐鳳梧不可獨與為鈞敵轉山西
副使仍督學政時巡按御史主監鄉試學臣考第入
場者又會二司覆校更定鳳梧上疏爭之自是御史
無敢侵越正德六年遷湖廣右叅政遺憂以毀聞歷
河南按察使中官谷大用迎世宗於興邸所至暴橫
大吏多屈膝過河南三司議相見禮鳳梧不肯屈要
三司會見卒成賓主禮己上正大本崇聖學勤聖政

簡近習慎朝祭舉人才選遣將正風俗八事帝嘉納
馬進山東左布政使俄就擢巡撫右副都御史臨清
倉夫患中官需索或拘數年不得代富官馬者死必
責償至鬻妻子不給鳳梧皆請徵銀民便之嘉靖二
年改准南京都察院就遷吏部右侍郎四年進右都
御史巡撫應天十府高淳與寧國隣故養馬五百匹
民不能堪盡以腴田市之寧國前巡撫因民訴檄寧
國五縣分養馬二百匹以均其役五縣民治而諱鳳
梧至即撫諭解散歸馬高淳而以高淳驛傳銀徵之
寧國人情遂安上元江寧若役重富家率投茆內府

神帛堂鳳梧奏禁之諸司檄取夫隸輿馬及紙墨襍物有司供辦無虛日戒所司勿予蘇松多逋賦鳳梧下令租五十石不輸者令自解納由是人畏自解爭輸於官而大戶不悅競為蜚語竟坐論罷既歸閉門却掃讀書不倦卒贈工部尚書

陳洪謨字宗禹武陵人幼穎異疑重寡言笑登弘治九年進士除刑部主事歷員外郎正德初父喪除入京師兄劉瑾亂政稱母老乞便養乃改南京戶部再遷漳州知府巨寇林廣周甯衆數千負海為亂洪謨以計平之俗尚浮奢好訟乃頒呂氏鄉約期望躬親

講諭民多從化後朱子書院簡俊士肄業其中潯龍溪波瀾田萬餘頃人號陳公陂擢江西右叅政歷貴州雲南按察使十八省番人叛勢大震巡撫何孟春與洪謨合謀討之還空其地洪謨神采嚴重不畏強禦鎮守中官史泰及金鵬分守中官劉玉假進貢名要索金寶洪謨檄所司毋奉行泰縱家人搗諸生於途責以大義執而治之黔國公沐崑子紹勛幼未襲爵其從父叅將崧賂權貴欲奪之洪謨持不可乃止嘉靖改元遷山東左布政使以疾起補江西三年拜右副都御史巡撫其地時去兵燹未久府庫虛匱洪

議節財用廣積貯數年積穀至百五十餘萬石特被
獎賚洪謨請更發官帑雜銀穀賑貸而留其餘積備
不虞報可時中官具獻奉命修龍虎山宮觀估費至
二十萬洪謨言江西災變頻仍人民愁困頃奉明詔
宮觀但仍舊制常用四萬七千兩而足乞敕獻務遵
成旨毋別創新規額外徵索帝從其請及獻還謬於
朝洪謨由是遽罷居二年以薦起兵部右侍郎進左
十年兵部公廨火延及工部文籍俱燬時洪謨方署
部事帝震怒降諭切責言諸司縱吏為奸武選尤甚
因逮洪謨及武選郎中黃禎等下詔獄斥為民他司

及工部官俱停俸給事中王聘疏救亦被黜久之過
赦復洪謨官致仕家居二十餘年中外交薦悉報寢
卒年八十二諡忠育禮部侍郎

張璉字汝器耀州人家世力農父均始登鄉薦為東
昌推官璉獨介敦朴依然農家子舉弘治十五年進
士由行人擢御史正德初劉瑾竊柄見者多貶損璉
獨委蛇自如瑾諷之曰君非吾鄉人耶君寇太高矣
璉整其冠佯若不聞者瑾深銜焉巡按湖廣按治總
兵官毛倫罪倫瑾黨也瑾怒欲逮璉會收得免倫竟
獲罪大學士梁儲子次樞攻滅邑人楊端家村里為

遷都御史王陽以儲故戒御史勿言璉喬盡暴其狀并劾陽阿附由是論者群起次摠始被譴陽亦罷去九年出為浙江副使遷山西按察使有儀賓坐殺人繫獄會武宗西巡至太原縣君謁行在丐免帝慰遣之縣君因賄江彬矯詔釋罪璉不可曰天顏咫尺憲臣不親承認旨孰敢信之竟抵其罪歷四川左右布政使嘉靖二年舉治行卓異拜順天府尹旋改右副都御史巡撫遼東以所部彫敝奏行寬恤四事居數年入歷戶部左右侍郎見大學士張孚敬無加禮孚敬不悅十年六月雷擊午門詔大臣自陳給事中三

原維昂因上疏曰今春宮禁災者上所憂兵工三部
災今年門又遭斯變必有感召致然陛下厲精庶政
而明察之下諸臣承風競為深刻竊恐時俗漸成衰
薄輔臣李敬奉命不遺自謂以身許國而心術不光
尤卿大臣又多依違弗振聽其指使權勢傷重殆非
祖宗設官之意也帝覽疏大怒以方修省得不罪而
李敬以昂為建鄉人疑出建意怒建建遂自劾乞休
既里居布衣徒步恂恂鄉黨間雖幼賤無所慢大吏
造訪徒步往荅大吏多假肩輿送之歸建登輿既別
仍步返嘗獨行道中為執鞭者所擊見者群詈之其

人叩頭不已。建笑而遣焉。所居不容旋馬。有巡撫造之驟。兩屋漏沾濡。頃之數移席。巡撫嗟嘆。欲為治第。固辭不可。卒年七十三。昂嘉靖二年進士。由太常博士擢吏科給事中。既疏劾李敬甫之薛侃。事起復。勅左都御史汪鋐坐停俸一歲。明年疏薦致仕尚書羅欽順。趙璜。王承裕。都御史姚鏌。侍郎何瑋。通政馬理。祭酒崔銑。復忤旨停俸。如初。累遷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二十四年。歲王以鈞州輸歲祿不時。讓知州陳吉吉。不為理。文以事答王府軍校。於是長史李應時等率衆駁吉吉。遂與應時相告訐。并發王過失。王自

肅帝怒趣命逮吉以昂及巡按王三聘不奏并逮之
昂竟被杖死隆慶初贈戶部右侍郎時後建撫遼東
者有蘭州劉漳字永濟正德十二年進士授戶部主
事世宗即位上籌時要務十四事以法祖宗親青德
輯臣僚彰公道嚴宿衛為正朝廷之要以斥貪殘廣
賑濟恤軍士弭盜賊為安中國之要以熟債帥理邊
儲清軍伍防外患為固邊圉之要帝嘉納之累遷兵
部郎中出為開封知府毀淫祠斷疑獄治行冠兩河
歷雲南左布政使十七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遼東
屬衛兵變漳遁亂除暴發粟賑饑遣陞以寧明年廣

寧賊佟伏等復倡亂與總兵官馬永討平之漳居官
廉直所在稱治而以疾乞休卒還人立祠祀之

胡東皋字汝登餘姚人生六歲知向學及長同里孫
燧異其文妻以從妹弘治十八年登進士授南京刑
部主事歷郎中出為寧國府知府初高帝以寧國有
餽師勞盡免民田租稅官田之半歲久民田盡歸富
室小民困甚東皋請均官田租於民田而官亦應民
田役時不能用後知府劉起宗卒行其議徭役素若
東約東皋按籍定大戶為里小戶為甲以一里統計
甲歲一編審竟歲而代閱九年然後復役人大稱便

宣城有金寶圩稱沃壤歲入可百餘萬石圩當大河之衝水溢輒受害東臯相便宜修築遂為永利府因山為城久而頽圯聞寧王宸濠有逆志度工繕修大治器械為備無何宸濠果反攻安慶東臯將率兵扼其吭旋聞執禽乃止南陵豪專持有司短長為奸利涇巨猾囊橐盜賊禍鄉里東臯悉按誅之池州有告妻殺夫者御史以屬東臯婦訴殺者盜也久不決乃禱於神夢一小兒踏兩木而立東臯曰小兒為童兩木為林殺人者為童林乎遣卒謂之果獲其人一鞠伏辜嘉靖初遷四川副使分巡建昌貧不能治裝僚

爲難似贖錢峻却之士民傾城送皆垂涕建昌居蜀
西微前使多駐節雅州以故中官將領肆虐無忌東
臯親駐其地嚴立約束軍民帖然番賊入寇授指揮
陶安方畧殲之番人無敢牧境上者越雋有相公嶺
路峻險戍兵多墮崖谷死寇亦得據以爲阻東臯爲
平其道由是官軍得要害寇不敢發成都至建昌有
大渡水湍悍甚日一渡猶不免覆溺東臯相山勢移
其處日可數渡無虞人號爲胡公渡內艱去軍民立
祠祀焉服除補威茂兵備甫至番賊耿作煽亂承巡
撫唐鳳儀檄會討東臯率師爲前鋒斬賊數百級獲

牛馬器械無算車由間道夜遁民被脅者千餘人將
吏欲殺以冒功東舉叱之乃止語鳳儀曰賊多且悍
當徐圖之難以兵盡殲也乃罷師還茂州以攜賊得
其所親信二人厚賞之激以利害二人感悟歸斬渠
首以獻邊境始寧鳳儀上其績再賜銀幣進四川按
察使及九年鳳儀被召遂舉東舉自代會代者已有
人乃遷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東舉周覽形勢知其
地多與敵境錯軍民屯種樵牧率為所擾乃築牆悍
之自花馬池至鎮城經賀蘭山抵定遠營延袤三百
餘里並緣牆治塹置墩堡營舍自是塞下之田咸得

耕植矣故事歲調漢中寧羗二衛軍千七百餘人戍寧夏小鹽池邊地苦寒軍多道亡或病死至者十不二三東臯請免調發第徵銀備邊費軍咸德之明年改撫鄖陽提督太和山中官王敏貪恣劾罷之有武將以賄求薦召語之曰貪者必紉汝賄刻者必褫汝官苟非汚人必至害已汝安得為此杖而遣之張璉重東臯才薦於帝乃召理院事既至朝會族兄外未嘗一謁璉璉銜之會南京太廟災諸大臣咸自陳璉遂從中允其去家居六年以身任鄉邦利病浙人倚之全縣孫陸諸人曰吾邑登顯仕而清貧若寒賸者

三人胡公東華宋公冕胡公鐸也時因號姚江三虞
云冕字孔瞻弘治十五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正德初
劉瑾欲殺一囚而囚無死律冕持之瑾怒謫金谿知
縣瑾誅召補禮部歷郎中再遷福建左叅政永春流
賊起劫捕盜通判以去主者且得罪衆謂非冕不任
滅賊乃借冕任之冕選精騎百人挑戰誘之離巢禽
其渠教人賊乃歸通判請以易之冕知賊將遁按地
設伏盡禽之而推功於失機者俾直前罪人皆服焉
嘉靖初歷陝西左布政使織造中官需供費逾額冕
執不與中官怒伺其陰事無所得乃悔謝及拜右副

都御史巡撫鄖陽去東華僅浹歲居二年遇疾乞休而劇賊馬興為亂延及漢中華昌冕曰吾不可以貽後人遂進兵會勦賊且減值代者王學夔至乃就逮賊平冕亦與資久之卒

王應鵬字天字鄞人為諸生即雅負經濟知名華正德三年進士授嘉定知縣以廉幹稱親國公弟擁衆橫行至嘉定執治不少貸徵拜御史諫武宗徵行中官劉光迎佛為思藏又極陳其妄清軍福建鎮守內官崔安縱其下撓鹽課應鵬械治之且貽書戒安安感悟為禁戢也按山東風裁加厲嘉靖改元督畿內

學政歷河南副使山東按察使皆能其官七年以右
食都御史巡撫保定六府定州賊王朝相等為亂討
平之山西青羊山賊陳卿久未靖帝以巡撫常道討
賊無功議置代乃以命應鵬未至賊已平所部歲比
不登加以用兵初被瘡痍而塞外巨寇又終歲犯邊
公私交困應鵬請悉蠲被災州縣糧芻罷所徵荒糧
與新加輸運宣府者急請太倉及他銀補其數又以
潞州地大而知州權輕難治奏改為潞安府設和順
縣於青羊山以撫治之境內遂安遭喪歸起左副都
御史上疏言當今國是未定人心未一譬若大病初

解元氣尚微正宜休養生息以供其充實議者昧此
徒知事機可乘而不知求治不可太急徒知積弊宜
革而不知荒穢不可不包一時異議紛然綜核之嚴
翻成撻切傷渾厚之體失悠遠之圖致陛下頻年望
治曾不得享一日安靜和平之福良可惜也疏出中
外以為至論而帝深銜之尋代汪鉉攝院務十二年
元日以進繳精微批疏中失書職名帝震怒下之詔
獄給事中魏良弼抹之并下獄應鵬坐落職御史陳
邦數復為申理謫貴州新添驛丞應鵬素有望望晚
筦臺憲條上職掌禮儀九十五事方欲有所建樹而

遷以微罪斥去論惜焉家居四年卒應鵬同年生同
縣汪玉字汝成由刑部員外郎出為湖廣僉事分巡
辰沅永順保靖二宣慰爭地相讐上官納永順賄有
所左右玉獨峻拒卒正其罪以所部地僻少文建書
院明山麓聚生徒誦習延還謫御史周廣教之己改
巡武昌黃州寧王宸濠反陷九江斬黃壤相接士民
震恐且竄玉聞即日入斬為守禦計人心乃定以薦
擢副使銜柳桂兵備大盜王廷鑑為亂率兵搗其穴
盡殲之嘉靖二年舉治行卓異歷山東按察使遷右僉
都御史巡撫順天永平固安諸縣故有降裔色目人

雜處無所統往往為盜王請編為壯夫盜發即責之
撲滅而期望聽令於有司自此桴鼓遂息故事罪人
罰贖皆輸紙後易以穀貪吏多侵漁以王言乃仍故
事叅將馬愷楊昂格克軍士勅正其罪賊楊恭倡亂
王授叅將郝通方畧禽斬之京軍後至冒其功王不
與詳時應鵬方巡撫保定王聲續與之埒卒於官王
剛介廉直或有過纖毫不自蔽見柔佞者疾之若仇
與同里閔淵張邦奇余本相友善時稱甬上四君子
劉天和字養和麻城人曾祖訓進士山西叅政祖仲
將舉人崇德知縣父燧進士豐城知縣天和少隨父

之官從鄉先進楊應學廢器之舉正德三年進士授
南京禮部主事居二年劉瑾黜御史十八人改他曹
二十四人補之天和與馬八年出按陝西鎮守中官
廖堂貪橫天和數裁抑之堂怒會堂奉詔辦食御物
於蘭州以語天和天和謂非所部也辭不往堂還奏
天和拒命詔逮之部民擁車哭者萬餘人咸言堂堂
不敢出民張傑等數十人徒步衛行所過視傳舍飲
食惟謹以故校卒不能虐既至錮詔獄久不釋吏部
尚書楊一清疏救始命鞠實已法司當贖杖還職中
省請金璫丞刑部主事孫繼苦抗章論救不報累遷

湖州知府多惠政民德之為立祠嘉靖初擢山西提學副使累遷南京太常少卿六年冬以右僉都御史督甘肅屯政奏言肅州堡砦踈薄賊易攻剽故屯田日廢今括本衛丁壯及山陝流民可得四千五百中多矯捷善戰者請於近邊密置墩臺增其樓堞俾居中耕牧遇警保寨庶賊至無所掠而屯作可漸廣即甘涼莊浪諸邊皆可推也尋奏行獎當革者五曰禁括克懲占役清湖場審汰撥核侵漁利當興者五曰廣開墾增墩堡給牛種興水利恤屯兵由是田制大興九年春改撫陝西天和凡三蒞陝用知利病乃諸

撤還鎮守中貴張紳反罷有司不經費為民患者三十餘年帝嘗從之姚峴者四十二族蠢動天和撫以恩信誅其不順命者又討平湖店大盜及漢中妖賊境內以寧就進右副都御史母憂去十三年起故官總理河道時黃河南徙歷齊而徐皆旁溢不可漕天一行視水勢疏汴河自朱仙鎮至沛縣飛雲橋殺其下流疏山東七十二泉自鳧尼諸山達南望河濤其上流役夫僅二萬不三月訖工加工部右侍郎理河道如故故事河南八府歲役民治河其不赴役者歲徵召募費人三兩時河南歲饑天和以工竣而備有

餘請並河州縣曹役民者盡蠲其課遠河未役者半
之詔可十五年改兵部左侍郎總制三邊軍務先是
兵車皆雙輪推挽用二十人過險輒困又行遲矢無
所蔽以故輒敗天和倣前總督秦紘隻輪車增損其
制上制砲槍斧戟之屬廂前樹後視牌左右虎看連
二車足蔽三四十人一人輓之推且翼者各二人戰
則隨在環布護騎士其中敵遠施火器稍近發弓弩
又近乃出短兵敵敗則騎兵追之以練諸邊將士皆
習軍威大振是年四月吉囊以十萬衆屯賀蘭山後
遣別部寇涼州副將王輔遂至塞外孤山墩再與賊

戰斬酋一人奪其肅賊寇莊浪總兵官姜與擊之累戰皆捷進天和右都御史其秋賊大集兵塞外將入寇天和策賊間西路有備必東犯密檄延綏副將白爵將兵宵行與叅將吳瑛合即偵卒勿使覺賊果東入黑河墩遇爵伏兵大被創而去即又入蕤藜川與官軍接戰爵尾而擊之賊奔渡河多死尋入掠寇家澗及張家塔為爵瑛所敗邊人禾黍被野一無所賴賊以輕騎移犯寧夏又為總兵官王勅所破帝大喜進天和左都御史十七年吉囊犯河西天和部署將帥禦却之進兵部尚書明年賊犯延綏紅山墩官軍

力戰敗之斬獲多又明年六月賊將入寇平虜城守將以報天和冒暑赴花馬池勒將士按伏待之賊戰敗走河上伏兵起賊多入水死者八月吉囊擁衆數萬由延綏定邊營乘虛寇固原縱橫剽掠欲且饗會淫潦弓矢盡膠無聞志而諸將多畏縮天和乃斬不用命指揮二人而召故總兵周尙文激以忠義令擊賊時陝西總兵官魏時方分兵邀賊賊引旋至黑水苑尙文盡銳擊之戰未決吉囊子號小十王者恃勇率勁騎三十突犯中堅見殲賊遂奪氣歟兵退而寧夏巡撫楊守禮總兵官任傑等復邀擊敗之逐之出

塞諸將斬獲四百四十餘級賊所鹵獲失亡過半論
功加天和太子太保廕一子錦衣千戶前後資銀幣
以十數其冬遷南京戶部尚書踰年召為兵部尚書
專督團營列上營務十事多允行給事中周怡論天
和衰老遂乞休歸家居三年卒贈少保諡莊襄天和
長身玉立顧盼偉如少厲節操老而逾峻初為進士
劉瑾奇其貌招之欲與叙宗姓天和不往晚年內召
陶仲文以刺迎之且稱戚屬天和返其刺曰悞矣吾
中外姻連都無是人仲文恚其罷官有力焉子藻進
士刑部郎中

楊守禮字秉節蒲州人正德六年進士除戶部主事嘉靖初累遷湖廣僉事公安賊熊振昂等聚衆流剽石首諸縣守禮若不爲意密分布將士一舉繫其魁餘黨悉平坐事謫叙州通判累遷山東左布政使十二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烏都鴉鵲諸番爲亂與副將何卿討破之因進兵破遮花高黃脊魚三部又破驚兒刁農雞公諸部降其餘皆番人震聲論功賚銀幣初守禮貶叙州時僉事張文奎銜守禮禮簡招撫其事挫辱之守禮不能堪棄官去爲巡撫唐鳳儀追留至是文奎遷四川叅議恐守禮修郤以先所

議事奏之詔二人俱解職候勘守禮與朗有大度才
器敏達中外推以為能家居未久工部尚書秦金等
輒會薦之有詔錄用猶貶河南泰政十八年復遷山
東左布政使未上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寧夏明年秋
寇衆犯固原者為總督劉天和等所敗欲自寧夏出
塞守禮與總兵官任傑等邀擊於鐵柱泉敗之斬獲
多會天和召還帝難其代廷臣皆言守禮可乃進右
都御史總督軍務旋以前破寇功復進兵部尚書明
年正月吉囊所部數萬騎自賀蘭山後入犯鎮朔堡
總兵官李義等禦却之踰月總兵官楊信等敗其別

部於莊浪二十二年賊屢犯延綏紅崖溝諸處為官軍邀擊並有新猷三賜璽書銀幣尋上疏乞休時東西寇歲犯邊帝以為憂委任邊臣甚至而守禮顧求去帝怒以為非徇國之義降其俸二級其秋賊三萬騎入自響水堡直抵綏德游擊張鵬舉之引却總兵官吳瑛等追躡及於塞外寧條梁東路泰將周文兵亦至夾擊敗之以捷聞而巡按御史殷學言賊入內地五百里諸將擁眾兵不戰請治罪兵部謂延綏遊兵俱調宣大賊方避實擊虛而我能以寡勝眾宜錄其功乃加守禮太子少保餘皆遷實學坐奏失實

與二秩調外守禮尋以憂去俺荅薄都城廷臣奉詔
舉遺才首以守禮薦詔趣上道已而寇退守禮止不
行守禮有節操恥世俗態晚見時事乖異遂不復出
縱情山水間以詩酒自娛終其身

陳克宅字即卿餘姚人少好讀書父欲令從業克宅
隨父園中仆一樹以悟父父曰惜哉且成材而敗之
伯令任汝所為遂舉正德九年進士除嘉定知縣有
異政徵授御史時坐寧庶人及錢寧江彬誅誤繫獄
者甚衆會暑疫囚多瘐死克宅及給事中許復禮請
屢獻獲釋者二百四十人嘉靖初出按貴州應天府

尹趙文奎先為貴州左布政使其家僮私納土官安
萬鈞賄克宅追劾褫其官四川巡撫許廷光被論部
議調貴州克宅言不當復居憲職廷光坐免時隴政
播亂方議用兵而歲辦物料為公私擾克宅奏止輸
十二行者惠盤江瘴氣時裂上開道避之還朝道
淮揚見饑民載途畫上救荒五策民大獲濟帝將考
獻帝偕同官力爭復詣闕哭諫有大僚知帝震怒欲
起去克宅直前扼其項曰奈何先去為人望其人愧
而止俄繫獄拜杖得釋再按河南按察使張淮者吏
邪而書廖紀姻戚也克宅以其不職劾罷之紀不悅

出克宅為松潘副使甫之官有指揮為番人所殺乃
勒斃卒夜襲其砦焚硯房十餘盡殲之自是番人畏
懼咸獻馬乞降將母乾發軍餉悉絕以法部內稟然
遷河南按察使歷湖廣左右布政使綜核底務必周
屬邑輸課令自操衙吏旁睥而已十三年擢右副都
御史巡撫貴州都勻苗酋王阿向者世據凱口圍屢
不靖後率衆攻掠平浪招之不服克宅調兵三萬攻
之賊堅守三月不克乃分兵先破其黨凱苗諸因招
降者皆四十九賊勢遂孤宣慰安萬銓乘夜雷雨率
新部以懸梯鈎繩魚貫登山絕頂發弩石下擊賊總

兵官楊仁亦督諸將仰攻萬鈐兵馳下開圍門遂斷
阿向及其黨二百五十級俘獲三百六十人招降獯
是諸洞悉平論功進秩有差克宅旋移撫蕪松諸府
既行而阿向黨復叛阿向之先與土官王仲武為世
讐阿向既平用副使林茂竹議逐諸苗以其地隸都
勻府募軍民佃種仲武因諸苗失業陰遣招復旋科
索之諸苗怨望私推阿向餘孽王聰王佑等為主謀
復故地佑等遂糾畧苗攻陷凱口據之驅逐耕夫大
肆殺掠巡撫汪珊檄茂竹及副使陳則清叅將李宗
佑等進討賊夜乘雨襲破官軍宗佑被圍援不至與

指揮陳佐周鍾等俱為賊所執仲武反潛與叛苗通
仁聞敗坐制會城不肯出兵巡按御史楊春芳遣使
撫諭賊賢宗佑等求復官還故地春芳以聞乃奪仁
職罷克宅侯勘茂竹等論罪有差仲武亦下吏未幾
珊進兵討賊賊授首推功克宅會克宅已卒乃賜恤
典任一子官克宅操行清白當官有器局聲色名利
一無所嗜子有年自有傳

歐陽鐸字崇道泰和人登正德三年進士授行人上
書極論時政不報尋使蜀府王奇其貌厚遺之辭不
受歷工部郎中以便養乞南改南京兵部為尚書喬

字所重每引與議論輒達兩夜出為延平知府下令
禁停塋喪家不得置酒娛賓毀淫祠數十百所以其
材葺學宮建先賢祠其俗寢變司禮太監蕭敬者郡
人也家屬暴橫多強市民田而遺其賦列肆侵官道
至不得張蓋鐸歸其賦於蕭氏盡毀廬之當道者已
又廢得其家奴殺人立置之辟敬大恚欲假他事逮
之吏部尚書陸完聞以鐸堪治劇調守福州鐸曰彼
謂福州有鎮守中臺將藉身奔我也遂上疏引疾部
議不許趣赴任既至則裁其橫需且半丁祭頒胥相
沿益市羊豕以全燕饋中貴餉其客皆過鐸止以祭

牲分饋饋又不及客中貴尚春怒使隸委回府庭而
去鐸笑顧諸生趣分回詣謝春益怒一日攘臂肆詈
且出僭諄語鐸拱身曰公非臣子哉而為是言得無
不可也因趨出已而人傳言鐸將發諸門客奸利錄
其私橐客大懼交說春釋憾春因布按諸司以謝事
遂解會議里役鐸以福州多貴人家又多產諸
得與民分役諸貴人家聞則大譁巡按御史汪珊獨
是鐸力持之卒如鐸議嘉靖三年舉治卓異擢廣東
提學副使索遷南京光祿卿奏革太官珍羞諸署積
幣六事歷右副都御史巡撫應天十府鐸以蕪松賦

最重由不甚相懸而下者祇僅五升上者至二十倍
以故奸弊益滋乃精思曲算令賦最重者為減耗米
派輕齊陰以輕之最輕者為徵本色增耗米陰重之
由是版籍不更而賦無偏畸諸州縣坍荒田四千四
百餘頃為賦十一萬五千餘石勒民賠納有年矣至
是以清出漏賦萬石及他奇羨補之其議徭役令民
歲出錢催募毋得仍十年舊又裁省郵置濫費凡數
十百條民皆稱便嘉慶初官附類陵道經所部扈從
使者銜鐸無所遺比還歷叙所經巡撫勞咸受賞獨
言鐸不戢下致權譴奉俸三月時鐸已還南京兵部

侍郎而帝先所遣。緹卒隨行者悉以鐸洛狀聞。帝乃
心器之。十九年吏部右侍郎缺。遂以命鐸。鐸行不挈
妻子。曰。吾安敢家此。官舟明年九廟災。大臣俱自陳
鐸疏言。未老而衰。請休致。帝惡之。遂如其請。鐸有文
學。內行修潔。仕雖通顯。家具蕭然。卒贈工部尚書。諡
恭簡。

王儀字克敬。文安人。嘉靖二年進士。除靈璧知縣。歲
大祲。抵官未及視事。輒發廩賑貸。奸民有窟盜者。儀
貰其罪。令諸盜出入。則報之立捕。而大其家。自是盜
絕。以能調嘉定漕卒。允運民粟。增耗十之三。儀禁之。

卒憚儀竟不敢肆豪家多遁賦而奸民善飛洒儀痛
懲其弊徵拜御史京師民規免役託勲戚世家及宦
官隱庇者常十九小民益不堪儀請有官者量等級
優免民戶則酌丁產定為數則使應公家之徭報可
巡按陝西秦府人多豪奪民產儀悉還之民延綏大
饑朝命陝西布政使胡忠為巡撫儀言忠非濟變才
遂罷職前巡撫蕭淮居官多重迂儀追劾之言不可
使生享榮華死逃國憲將竟奪官已巡按河南趙府
輔國將軍祐掠數殺人寘私獄招納四方亡命擗致
公私財為遠近患積十餘年人莫敢發儀偕巡撫具

山奏之奪爵禁錮當是時蘇州賦重版籍滑亂不可
詰吏部侍郎顧昂臣欲得良吏治其鄉郡特薦儀遂
以為蕪州知府甫三月而祐掠潛入都奏所犯已經
赦由儀受前御史胡效才屬復摺擬誣劾而都御史
毛伯溫前巡按河南時憾臣遂實臣罪且臣嘗建醮
祈皇嗣為知府王天民訕笑請并按問帝心知祐掠
罔有罪而悅其建醮語為遣使覆按解儀伯溫任下
天民獄已使者還奏儀所劾不誣第祐掠罪在赦前
宜輕坐帝終憐祐掠愛已竟復其爵除儀名伯溫山
天民皆得罪終嘉靖世多以誹謗奪醮獲重禍由祐

掠許奏始儀之初去蕪州也父老數百人走闕下乞
留帝不許十四年言官奉詔舉遺佚乃起知撫州蕪
州民間之復相率走闕下乞還儀至再皆不報歸而
懇於巡撫候位位以聞帝乃許之至則嘆曰蕪賦當
天下什二而田額潤無可考何以定賦賦不均不可
以救民吾誠不能一日安其位乃日夜深計曲算率
僚屬巡行阡陌履畝丈之別其高下肥瘠使縣各為
籍吏或有所欺隱恒僚等以警餘人畏其精敏相戒
不敢為奸由是以八事定田賦以三條核稅課徭役
雜辦無所不均於下初若煩碎後乃人人稱便至百

餘年不能易治為知府第一進浙江副使銜蘇松常
鎮四府兵備崇明盜秦璫王良等為亂儀從操江右
副都御史王學夔大舉舟師討之收贖賊益張遣人
揭榜南京自稱靖江王事聞學夔儀坐停俸戴罪儀
乃與總兵官湯慶合擊賊慶將戰儀登高望曰徐之
利未可趨也令舟師與遇皆佯北賊易之儀曰可
矣夜半擊楫進縱長矛火箭賊倉皇竄江中盡殪錄
功進秩一等遷山西右叅政分守冀寧寇突抵清源
城下儀令洞開城門寇疑有伏引去乃按行所部築
城郭練卒伍積糗糧自是榆次平定之間皆有城矣

二十一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大修邊備嘗如敵至者越二年寇入掠龍門總兵官邵永等禦之斬獲多進儀右副都御史尋以繕築遺垣資銀幣其秋寇大舉犯萬全右衛毀墻入遂踰順聖川掠懷來攻浮圖峪游騎直犯完唐二縣京師戒嚴帝敕下詔責儀令戴罪自効寇既退以誤報首功奪俸二級明年考察拾遺調貶一官已劾上失事罪貶秩如初久之除肅州兵備副使哈密遺種居內地者歲久滋蔓多不靖儀與巡撫楊博協謀徙之境外遺害遂息補遷右叅政二十九年復拜右僉都御史巡撫甘肅未行

會俺答犯京師詔儀馳鎮通州儀乘城守禦見有戎服掠民間者則仇鸞部卒也命捕而答之荷校市門外鸞大怒訴於帝會御史李忬亦言儀不當虐大同軍遂逮儀訊治斥為民儀為人濶達警敏有大畧遇事黷發無所避以盡明峭直見嫉然亦以是重於時家居九年卒隆慶初子絨訟寃詔復官賜卹如制絨舉進士積官按察使分巡遼陽以知兵名學夔安福人正德九年進士以吏部主事諫南巡跪闕下受杖嘉靖初上疏言謹始之道已奏請裁抑戚畹又申救言官多報聞歷考功文選郎中廉靜端謹為時所稱嘗

撫治鄧陽昂山有偽稱皇子者所在煽惑諸司議用
兵學夔曰無庸妄豎子耳密捕致之辟教習從末問
累遷南京吏禮兵三部尚書隆慶萬曆間存問者再
年九十四卒贈太子少保弟學益亦仕至南京工部
尚書以阿嚴嵩為請議所譏

趙時春字景仁平凉人幼與群兒嬉輒列旗幟部勒
如兵法年十四舉於鄉踰四年為嘉靖五年會試第
一既成進士選庶吉士為籍甚時張璁桂萼新得志
積惡諸翰林輕己乃悉散所選庶吉士於他曹時春
得戶部主事尋轉兵部九年七月上疏曰邇者災眚

類仍陛下降詔求言已涉旬月然而大小臣工類以浮詞而諛者何也蓋自往年靈寶縣官言河清受賞繼而都御史汪鉉進甘露奏今則副都御史徐讚訓導范仲斌進瑞麥矣指揮張楫進嘉禾矣鉉及御史楊東又進鹽華矣禮部尚書李時再請表賀矣仲斌等不足道鉉讚等身司風紀時職典三禮顧乃用上要君壞風傷政此小臣所以撫胸流涕弗能自己也

不嚴加禁遏恐諛佞成俗正氣日銷大非國家之福奏入帝責其妄言且云時春既為此奏必有豫言善策其具列以聞時春惶恐引咎未對帝怒趣之於是

時春上言當今之務最大者有四最急者有三最大者一崇治本君之喜怒乃賞罰自出理亂所由徵也勿以逆心之事為可怒則賞罰大公而天下治一信號令號令者聖人所以鼓舞萬民者也毋信一人之言必參諸公論毋徇一時之近必稽之永遠苟利十而害一則利不必興功百而費半則功不必舉如是而天下享安靜之福矣一廣延訪宜倣古人輪對之制及我朝宣召之規使太監諫臺侍從各得敷納殿陛之間而諸司群吏則以其職事召問之一勵廢恥大臣宜待之以禮取決太監其小過臺諫宜待之以

信言是者用之非者宜寬容之庶臣工自愛而不敢
不勵其最急者曰惜人才凡得罪諸臣其才不當棄
其過或可原肅然發命召還故秩且因南郊禮成除
誦戎之罪與之更始曰固邊圉敗軍之律宜嚴臨陣
而退者裨將得以戮士卒大將得以戮裨將總制官
得以戮大將則人心震悚而所向用命曰正治教誥
復古冠婚喪祭之禮絕醮祭禱祀之術凡佛老之徒
有假引符籙依托經懺幻化黃白飛昇返景以冒寵
祿者即賜遣斥則正道修明而民志定帝覽之益怒
遂下詔獄掠治黜為民十八年遷東宮官屬起翰林

院編修兼司經局校書明年冬帝有疾時春與羅洪先唐順之疏請東宮御殿受百官正旦朝賀帝大怒復黜為民久之京師被寇朝議方急武事以時春知兵起兵部主事贊理京營務統民兵訓練大將軍仇鸞方倡馬市時春憤曰此亡宋秦檜續耳身為大將而効市僧可乎由是忤鸞為所搆幾重得罪踰年遷山東僉事進副使三十二年擢僉都御史巡撫山西時春慷慨負奇氣善騎射頗習韜鈴嘗慨賊寇縱橫將帥縮朒不任戰或方持杯酒相歡笑有語及邊事者輒投袂起數謂人曰使吾得備裨將領選卒伍千挾

弓矢間以長槍巨斧馳騁塞上即俺荅丘福不足平也嘗作禦寇論論戰守甚悉既秉節鉞益思以武功自奮其年九月寇入神池利民諸堡時春親率馬步軍往禦之至廣武諸將畢會謀報寇騎二千餘去此兩舍疾掩之可盡得時春擐甲欲馳大將李淦固止之時春大言曰賊知吾來必遲緩追即不及遂策馬而前及於大虫嶺伏兵四起遂敗績時春倉皇投一墩有守卒縋之上乃得免淦軍竟覆言者謂時春玩寇無謀以兵予敵遂解官聽調時春素善談兵至是一戰而敗然當是時將帥率避賊不擊為督撫者但

安居堅城選領軍事而已無躬親搏寇者惟時春敢與之角功雖不就天下皆壯其氣時春讀書善強記文章豪肆與唐順之王慎中齊名詩尤伉浪自喜類其為人

石簡字虞伯寧海人嘉靖二年進士授餘干知縣擢南京兵部主事歷知高州安慶二府安慶地當衝要民苦供億簡力節損歲省費四萬遂為定式民立祠祀焉遷雲南副使有指揮犯罪以重賄投簡簡立罪之徵賄於官三遷貴州右布政使五溪諸蠻四出剽掠官軍勦之弗克無按以簡有威望檄使招撫簡單

騎叩賊壘諭以禍福遂納款遶疾歸用薦起山東左
布政使二十九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沅江土
舍那鑑殺知府那憲據地以叛明年春簡與黔國公
沐朝弼分兵為五各以監司監之進破賊末龍砦招
甘莊賊降之鑑勢漸蹙遣經歷張維等詣食事王養
浩乞降時布政使徐樾以給餉在養浩所信之親往
受降養浩等皆言賊巨信樾不聽率百人至城下鑑
不出樾方責詰鑑縱象馬衝之樾及左右皆死簡憤
甚期必滅賊五月朔令南夷軍渡江攻城而還路通
甘莊二軍精卒佐之鑑偵知二軍少潛遣兵象衝路

通軍出不意倉卒燒營遁監督叅政邴維撤走甘莊
軍副使李維等見之亦潰惟餘養浩督南羨一旅逼
城而軍而武定廣南寧州諸土帥疾鑑弑主誓死不
退鼓譟攻城賊兵出戰大敗官軍遂圍之鑑乞降簡
等不許城中撤屋以饑人多餓死會瘴毒大起乃還
軍期秋來再舉而簡已坐撻事褫職矣初李維不欲
分兵簡檄至則怒詈其使簡憾之謂維受那鑑金沮
敗師徒巡按御史趙炯然奏之故維得罪重於他人
或頗議簡然功垂成而官罷世亦多為簡惜者簡素
以清節顯仕宦三十年家無長物嘗營一室不能落

成世宗亦知其廢題於壁曰天下清官王訪石簡卒
之日無以其殮同時項城婁至德字存仁正德十二
年進士為趙州知州嘉靖初歷戶部郎中出理甘肅
軍餉有奇羨輒舍以寬民遷杭州知府屬縣海寧濱
海多水患至德躬親相度為築石塘水患以息入覲
僅携一吏囊無尺帛還福建鹽運使為御史包節所
知嘗登武夷指九曲泉謂諸監司曰此水之清如婁
運使矣改浙江泰政進右布政使酌定賦役為書十
卷曰兩浙賦役成規民大便之累遷太常卿以右副
都御史巡撫山東未上卒

論曰督撫節鉞之寄資善文武匪異人任矣而綏靖
邊圉又必先之以廉潔此其所以尤難也於嘉靖之
世得若干人其大者勲著旂常次亦功存民社莫不
風厲丰稔矜餘名節庶幾所謂克舉其職者然猶轉
側乎饒幸之口還迴於廊廟之間乍起乍踣僅而得
濟士大夫欲伸其志力以就功名夫豈易易也哉